般泥洹經/卷上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◄

般泥洹經
卷上

► 卷下

般泥洹經卷上

不載譯人附東晉錄

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於王舍鷄山，從大眾比丘，比丘千二百五十。時，摩竭王阿闍世，與越祇不相得，眾臣議言：「越祇自恃國富民眾，地沃野豐多出珍寶，不首伏我，當往攻伐。」國賢大臣名曰雨舍，梵志種也。王命使行，稽首佛足，敬問消息，興居輕強氣力遊步，德化日昇，言：「阿闍世，與越祇有憾，眾臣之議，欲往攻伐，願聞眾祐，有以教之。」大臣受命，即嚴車五百乘，騎二千步人二千，行詣鷄山，到小道口，下車步進，見佛歡喜，貌色恭辭，氣重揖讓畢長跪言：「摩竭王阿闍世，稽首佛足，敬問消息，興居輕強氣力遊步，德化日昇。」佛言：「甚善，王與國人及汝皆安不？」雨舍白言：「王與越祇有憾，眾臣之議，以彼自恃國富民眾，地沃野豐多出珍寶，不首伏我，欲往伐之。願聞佛教。」

佛報大臣：「昔吾一時曾遊越祇正躁神舍，見其國人，皆多謹勅，我時為說治國七法不危之道，其能行者，日當興盛未之衰也。即叉手言：『願聞七法，蓋何施行？』佛言：『諦聽。』對曰：『受教。』」時，賢者阿難，住後扇佛。佛言阿難：「汝寧不聞越祇國人數相聚會，講論政事，修備自守？」對曰：「聞其數相聚會，講論政事，修備自守。

」佛言：「如是，彼為不衰，汝聞越祇君臣常和，所任忠良，轉相承用。」對曰：「聞其君臣常和，所任忠良，轉相承用。汝聞越祇奉法相率，無取無願，不敢有過？」對曰：「聞其奉法相率，無取無願，不敢有過。」「汝聞越祇禮化謹敬，男女有別，長幼相事？」對曰：「聞其禮化謹敬，男女有別，長幼相事。」「汝聞越祇孝於父母，遜悌師長，受識教誨？」對曰：「聞其孝於父母，遜悌師長，受識教誨。」「汝聞越祇承天則地，敬畏鬼神，敬順四時？」對曰：「聞其承天則地，敬畏鬼神，敬順四時。」「汝聞越祇尊奉道德，國有沙門應真及四方來者，供養衣食臥床疾藥？」對曰：「聞其尊奉道德，國有沙門應真及四方來者，供養衣食臥床疾藥。」佛言：「夫有國者，行此七法，難可得危。」雨舍對曰：「使越祇人持一者，尚不可攻，何況有七？國事多故當還。」請辭。佛言：「可，置知是時。」即從座起，禮佛而去。

是時，佛勅賢者阿難，請鷄山中諸倚行比丘，令會講堂。即請悉會，稽首畢，一面坐。佛告：「諸比丘！聽我所言，善念行之。」皆曰：「受教。」

佛言：「比丘有七教，則法不衰。何等七教？一當數會講誦經道，無有懈怠。二當和順，忠正相教，轉相承用。三當無取無願於他，唯樂山澤。四當絕望長幼先後，相事以禮。五當慈孝承事師長，受識教誨。六當奉法，敬畏經戒，以修梵行。七當遵道供養聖眾，開解童蒙，來學者受給施衣、食、臥床、疾藥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

「又比丘有七守，則法不衰，當善念行：一守清淨，不樂有為。二守無欲，不貪利養。三守忍辱，無所諍訟。四守空行，不入眾聚。五守法意，不起眾想。六守一心，坐禪定意。七守約損，衣食麁踈，草蓐為床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

「又比丘有七敬，則法不衰，當善念行：一為敬佛，善心禮事，無他倚行。二為敬法，志在道意，無他倚行。三為敬眾，依受教令，無他倚行。四為敬學，事持戒者，無他倚行。五為敬聞，事講授者，無他倚行。六為敬淨無欲，無他倚行。七為敬定，事坐禪寂，無他倚行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

「又比丘有七財，則法不衰，當善念行：一當有信，見正喜樂。二當有戒，慎護不犯，三當有慚，改過自悔。四當有愧，順所言行。五當多聞，諷誦無厭。六當智慧，深行微妙。七當法施，勿望禮貺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

「又比丘有七覺意，則法不衰，當善念行：一志念覺倚淨無淫，捨分散意。二法解覺倚

淨無淫，捨分散意。三精進覺倚淨無淫，捨分散意。四愛喜覺倚淨無淫，捨分散意。五一向覺倚淨無淫，捨分散意。六惟定覺倚淨無淫，捨分散意。七行護覺倚淨無淫，捨分散意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

「又比丘有七知，則法不衰，當善念行：一當知法，佛十二部經，諦受誦論。二當知議，求諸法慧，博解其要。三當知時，可誦可步可禪可臥，無失時宜。四當自知，所入法行，多少深淺，熟與初始，志當曰勝。五當知節，勿貪美妙，適身節食，無以自病。六當知眾，入比丘眾，梵志聖人，君子及士民眾分別知可敬、可住、可坐、可默、可語。七當知人，觀其所好，察其志能，隨意勸導，令知聖化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

「又比丘有七惟，則法不衰，當善念行：一惟經道，當如人念父母，父母生子，思極一世，惟法活人，無數世度人生死。二惟人生，無不有苦，憂念妻之家屬所有，死各離散不知所墮，若身有罪，親不能解，知此非常，當念行道。三惟精進，端身口意，取道不難。四惟謙虛，無自憍大，承事明哲，矜誨未聞，愍傷教之。五惟降意，不馳六情，抑淫怒癡態，無有邪行。六惟軀中，但盛臭穢，風寒熱血，無可貪者。七惟自觀，形如糞土，日當念死，天地開闢，生民以來，無不死者，世間如夢，所見歡愛，不知為化，悟乃覺空，當知是幻，勿以自欺。如是七法，可得久住。

「又比丘復有六重法，當善念行，可得久住：一為修身，以起慈心，依聖旬通，諸清淨者，行此重任，和一愛敬，施於同學，無取無諍，勉共守行行。二為修口善行，以起慈心。三為修意善行，以起慈心。四為所見法際，若得衣食、應器餘物，終不愛藏。五為持戒不犯，不以摸質，能用勸人。六為若從正見得出正要受道苦盡度知見了，行此重任，皆以聖旬通清淨用和愛敬，施於同道，無取無諍，轉相建立，共守道行。又復比丘，當為愍傷，一切蠕動，至於蟣蝨，必加慈心，人之死亡，當為悲哀，彼得為人，如不聞道，家室啼哭，亦不知死，魂神所趣；唯得道者，能知之耳。佛為是故敷陳經法，經不可不學，道不可不行，天下多道，王道為大，佛道如是，最為其上。譬數十人，俱共射准，有前中者，有後中者，要射不止，必復中准，又如天下眾流不息皆歸于海。比丘如此，行道不止，會得解脫，如佛法教，轉相承用，諷詠佛語，常用時誨，四輩弟子，展轉相教，如是佛經，可得久住。」

彼時，佛請賢者阿難，俱之巴連弗邑，即受教行。佛攝衣鉢，歷王舍城，去行半道所，頓止王園。佛告諸比丘：「皆聽，其為道者，當知四諦，凡人不知，故走長塗，宛轉生死，無休止時，吾是以啟汝意。何等四？一曰知苦苦，是謂真諦。二曰苦由習生，是謂

真諦。三曰苦習盡滅，是謂真諦。四曰苦習盡受道，是謂真諦。於苦不慧不知，故走長塗，生死不休，當以知此苦諦。苦者謂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憂悲惱苦、愛別離苦、所求不得苦；以要言之，五盛陰苦。已覺斯苦，能斷愛習，是謂得眼，為極是生，後不復有苦；猶習者從愛，苦習都盡，受道之諦，得眼見證，為盡是生，後不復有。已見真諦，得道眼者，無復生死，長塗永絕。如是比丘，又當復知道得八行。何等八？一以專心，受佛經法。二棄愛欲，與世無諍。三終不為殺、盜、婬行。四不欺讒佞飾惡罵。五不嫉妬貪餮不信。六念非常、苦、空、非身。七觀形中臭穢不淨。八不貪身知當歸土。諸往古佛，皆見此四諦，諸當來佛，亦見此四諦，其有貪慕家居恩愛及樂世間榮名之壽者，終不得是度世之道；道從心生，心淨者乃得道。其次心端，不犯五戒，可得上天；其次信道，好學經法，後可得作人。若都欲斷絕地獄、畜生、餓鬼道者，當以一心，奉行經戒。今佛為天下，解脫生死，開現正道，其欲學者，當諦思惟。」

佛與賢者阿難，前到巴連弗，止城外神樹下。諸梵志居士，聞佛從諸弟子來，皆出城外，欲覲見供養佛，有持席薦，有持毾　　，有持水漿，及錠燈者，行詣佛所，稽首畢一面坐。佛告諸梵志居士：「人在世間，好貪欲恣意者，有五消耗：一自放恣，財產日減。二自放恣，危身失道。三自放恣，眾人不敬，死時有悔。四自放恣，醜名惡聲，周聞天下。五自放恣，身死魂神墮三惡道，人能降心。不放恣者，有五豐德：一自撿攝，財產日增。二自撿攝，得近道意。三自撿攝，眾人所敬，至死無悔。四自撿攝，好名善譽，周聞天下。五自撿攝，身死神生天上福地。人不自恣，有此五善，宜思念之。」佛為眾人，說法正化，若干要語，無不歡喜，皆前稽首佛足，繞三匝而去。

於是，佛起，到阿衛陬，坐一樹下，持神心道眼，見上諸天，使賢神守護此地。賢者阿難，從燕坐起，稽首畢一面住。佛問阿難：「誰圖此巴連弗起城郭者？」對曰：「是摩竭大臣雨舍所建，所其欲以遏絕越祇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雨舍之賢，乃知圖此。吾見忉利諸神妙天，共持此地，其有土地為天神所護，必安且貴。又此地者，近天之中，主此地神，名曰人意，人意所護，其國久而益勝，必多聖賢仁智豪俊，餘國弗及，亦莫能壞。此城久久，如欲壞時，當以三事：一者大火，二者大水，三者中人與外人謀，乃壞此城。」

雨舍聞佛與眾弟子俱遊到此，即乘王威嚴車五百乘，出城欲覲見供養佛。到即下車，步入園門，見佛歡喜，貌色恭辭，氣重揖讓畢一面坐。佛為說法，正化若干要語，雨舍歡喜，乃避坐言：「欲設微食，願與聖眾俱屈威神。」佛以默如可之。即起稽首，繞佛三匝而歸。大臣歸，乃通夜具作好食嚴室，內施牀座。早行白佛：「食具已辦，唯聖知時。

」佛即攝衣持鉢，與眾弟子俱到其舍，就高座於眾前坐，雨舍手自斟酌　　美奉鉢致漿，行澡水畢，住白佛言：「已所施福，願佛呪願，此國土民，一切天人，使長得安。」佛呪願言：「佛助爾喜，為天人供養，土民作導，飯佛比丘僧，稱譽正法，受道慧語，奉行經戒，都呪願此，可敬知敬，可事知事，博施兼愛，有慈哀心，使汝一切常獲福利，得見正道。」大臣歡喜，佛復言：「汝於今世，雖有官事，緣由此福，後必解脫。若人得飯佛及真賢持戒者，沙門呪願，終不徒棄。又當以知，若欲在官及居位者，不可有貪心，不可侈心，不可憍心，不可虐心，不可快心，去此五者，後無咎悔，死得上天，除惡道罪。」佛說已從坐起，出東城門，雨舍追侍曰：「當名此門為瞿曇門。」佛度津渚，又追名之，為瞿曇津。

是時人民，有乘舫舟渡者，有乘小船，或乘竹　　及木桴渡，渡者甚眾。佛坐定意自思：「往昔未作佛時，身所更來，乘此桴舡，不可復數；今以解脫，不復乘此，亦使我諸弟子得離是。」佛從定覺，自說頌曰：

「佛為海船師，　法橋渡河津，
大乘道之典，　一切渡天人，
亦為自解脫，　度岸得昇仙，
都使諸弟子，　縛解致泥洹。」

彼時，佛請賢者阿難，俱之拘利邑，受教皆行，到坐樹下。佛告諸比丘：「皆聽！當持淨戒，當思定意，當解慧行。此三者，禪譽既豐，又得離於婬怒癡垢，是謂正度欲疾。望此當力自解，用盡是生，入清淨行，務如應作，而知一心，以善其性，與世無諍，已知世事，宜自憂身，靜居內思，意志即明，三垢已除，便自得道。心不復走，亦無所著，譬如國王為萬姓主，比丘自思惟能萬端，皆心為主。」

佛與阿難俱，到喜豫邑，止河水邊揵祇樹下。諸弟子且入城，乞食已澡洗畢還禮佛，住白佛言：「是國多疫到有死者，朝所共聞，有清信士，玄黮、時仙、初動、或震、叔良、快賢、伯宗、兼篤、德稱、淨高，十人皆死，是輩喪身，當趣何道？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此十人者，已斷自然魂神，上生十八天上，到不還地，不復來下受世間法。又是國死，非但此也。佛天眼見，五百清信士，悉如難提，等離三垢，五道斷死，皆上生不還之地，止取泥洹。又有三百清信士，已斷三結，無婬怒癡，昇頻來地，後來下生，當見苦際。復有五百清信女，皆得四喜，三結盡，得溝港，離三惡道，生天人中，

不過七世，當得應真。」

於是佛謂諸比丘：「汝說彼死者，為撓擾佛也。然吾為佛，不復受此，亦當何懼？微哉妙矣。生死有時，夫諸佛興，雖曰生於世，不佛法情矣。何則？如來法情已止，無所不覺，已了是生，現說分明。所謂妙者，從有是令得是，無有是不得是，從是起令是生，是滅者乃都滅。所以者何？用有欲求故為不明，緣不明行，緣行識，緣識名色，緣名色六入，緣六入更樂，緣更樂痛，緣痛愛，緣愛受，緣受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死憂悲苦懣惱，致是具足苦性習，有生死之本，轉如車輪，行無休息。從癡不明故有生死，假令不明無餘無欲以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色滅，名色滅則六入滅，六入滅則更樂滅，更樂滅則痛滅，痛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懣惱，致是具足苦性習有為都滅矣。故先為若說，癡者有生死，慧者持道不復生死。當思念此，挫其心乃不持復更生死之道。又欲近道，當有四喜，宜善念行：一曰念佛，意喜不離。二曰念法，意喜不離。三曰念眾，意喜不離。四曰念戒，意喜不離。念此四喜，必令具足，而自了見，當望正度求解身要，可以除斷地獄、畜生、鬼神之道，以致溝港，不墮惡地，雖往來走天上人中，不過七生，自得苦際。」

彼時，佛請賢者阿難，俱之維耶離國，即受教行。佛樂拘利歷城中去，到止城外，故望女奈氏園。奈女聞佛從諸弟子自越祇來，即嚴車衣服，從五百女弟子，俱出城詣奈園，欲跪拜侍覲。佛遙見其五百女來，勅諸比丘：「見是，皆當低頭內觀，自端汝心，彼好莊衣，譬如畫瓶，雖表彩色，中但屎尿，當知好女，皆盡畫瓶輩也。夫為道者，不當惑彼，故當健制，志惟分別，是奈女來，亦從我教。何謂健制？已生惡法，能即斷却，治性精進，自攝意端；未生惡法，能令不起，治性精進，自攝意端；未生善法，意能發生，治性精進，自攝意端；已生善法，志立弗忘，能使增廣，治性精進，自攝意端。是以當為，寧破筋骨，自碎身體，不隨心而為惡，是為健制。何謂志惟？惟內身循身觀，惟外身循身觀，以內外觀思念分別斷不使意；惟內痛循痛觀，惟外痛循痛觀，以內外觀思念分別斷不使意；惟內意循意觀，惟外意循意觀，以內外觀思念分別斷不使意；惟內法循法觀，惟外法循法觀，以內外觀思念分別斷不使意；是為志惟。何謂分別知可行不可行？從其正能別行，是為分別。夫能健制志惟分別，乃為有力，非謂壯士多力而為健也。能去惡就善，是謂最健。自吾求佛與心諍以來，其劫無數，用不聽邪心故，今得為若世間作佛亦可休止，汝意久在不淨之中，可自拔擢免斯眾苦。見是女來，當如我教。」於是奈女到，稽首畢一面坐，佛問言：「今汝諸女意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受佛大恩，得聞法教，愚癡醒悟，夙夜自勅，不敢邪心。」佛告奈女：「好邪婬者，有五自妨：一者多聲不好。二者王法所疾。三者懷異多疑。四者死入地獄。五者地獄罪竟受畜生形。皆所致，能自

滅心。不邪婬者，有五增福：一者多人稱譽。二者不畏縣官。三者身得安隱。四者死上天生。五者從立清淨泥洹道。是以當自患厭，母人生病，月期不淨，拘絆捶杖，不得自在，受行經戒，可得如佛清淨之道。」佛為奈女，說法正化若干要語，奈女歡喜，避坐長跪白言：「欲設微食，願佛聖眾，俱屈威神。」佛以默然可之，即作禮而去。

去未久，維耶離豪姓，有諸離車，聞佛從諸弟子來，去城七里，即乘王威嚴四色車，出欲見佛。諸離車中，有乘青馬青車，青衣青蓋青幢青幡，官屬皆青；有乘黃馬黃車，黃衣黃蓋黃幢黃幡，官屬皆黃；有乘赤馬赤車，衣蓋幢幡官屬皆赤；有乘白馬白車，衣蓋幢幡官屬皆白。佛見車騎數十萬眾填路而來，即告諸比丘：「汝欲見忉利天上天帝苑中侍從出入者，如此無異耶。」諸離車到，皆下車，步入奈園，作禮畢一面坐，佛為大眾，說法正化。有一人字并餘，避坐起整衣服，向佛自陳言：「每聞佛功德，巍巍甚大，天上天下，無不傾動，常從在所，夙夜敬仰，服重清化，不敢有惱。」佛語并餘：「天下叡哲，乃知敬佛，夫敬佛者，自得其福，死皆上天，不墮惡道。」於是并餘，說頌讚曰：

「敬謁法王來， 心正道力安，
最勝號為佛， 名顯若雪山。
譬華淨無疑， 得喜如近香，
方身觀無厭， 光若露耀明。
唯佛智高妙， 明盛無瑕塵，
願奉清信戒， 自歸於三尊。」

是時坐中五百豪姓，各解身上衣，以授并餘，并餘持衣，前白佛言：「是諸尊者，聞善言喜，共以五百上衣，奉獻世尊，願哀受之。」佛受已告言：「傳士！當知，佛為如來．至真．等正覺．明行成已．善逝．世間解．無上士．道法御．天人師，號佛．眾祐，出興於世，有五難有自然之法。何等五？佛出教化天下，釋梵沙門梵志，龍神帝王，以自然慧，為世現證，開說真道，上語亦善，中語亦善，下語亦善，至要義具，清淨究暢，一切敷演，是一難有自然法也。佛說經於天下，聞者皆樂，信學諷誦，端身口意，去邪入正，是二難有自然之法也。天下人民，聞佛經道，意去開解，深之思惟，皆得明慧，是三難有自然之法也。天下人民，聞佛教誡，多以愛敬，出三惡道，生天人中獲大利，是四難有自然之法也。天下人民，聞佛道奧深妙法言，解本生死緣之事，斷情絕欲，皆得出要，第一精進得應真道，第二精進得不還道，第三精進得頻來道，第四精進得溝港道，是五難有自然之法也。凡人於佛，而有反復之心，以施少善者，皆得大福，不唐棄也。是故并餘，當自勗勉，以學此得。」

佛說已，諸離車從坐起，整衣服叉手言：「本欲請佛，而奈女以奪我先，願須後日，我等多務，欲還請辭。」佛言：「可當知時。」時，即皆稽首佛足，繞三匝而去。

奈女通夜，作濃美食，嚴飾室內，晨施牀座，行白佛言：「食具已辦，唯聖知時。」佛與眾弟子，俱到其舍，就高座於眾前坐。奈女手自斟酌，奉鉢致漿，行澡水畢，取小牀坐佛前，欲問法。佛言：「我代若喜好布施者，後無怨畏，多得稱譽，善名日增，眾人愛敬，人能無慳，仁慧為智，如是無垢安隱，生天上諸天相娛樂。」佛為奈女，說法正化若干要說，已皆歡喜。

佛請賢者阿難，俱至竹芳邑，止城北林樹下。是歲竹芳邑，飢饉穀糴騰貴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是間飢饉，乞求難得，汝等宜分部行，別到維耶及越祇諸陬邑，可以無乏。」受教當行，佛言：「比丘！當知自損，得善無喜，得惡勿憂，食取支身，勿貪求美，但坐嗜味，愛求之故，生死不絕。夫知節身，能自損者，可得定意。」佛為說法，正化若干要語，皆歡喜禮佛去，各分部行，到諸國邑。

佛獨與阿難俱，到衛沙聚。是時佛身疾，舉軀皆痛。佛念痛甚，而弟子皆不在，當須眾來，乃取泥洹，宜為是疾自力精進，以受不念眾想之定，即如其像正受三昧思惟，不念眾想之定，以是忍意，而自得間。賢者阿難，從一樹下起，詣佛稽首畢一面住，問佛消息：「疾寧瘳損？聞聖體疾，實用憂懼，世尊得無欲取泥洹？願有教令，於眾弟子。」佛報阿難：「佛豈與眾相違遠乎？吾亦恒在比丘眾中，所當施為教誡，以具前後所說，皆在眾所，但當精進案經行之。向吾疾生，舉軀痛甚，即思不念眾想之定，意不著疾故，忍中正要者。阿難！我所說法，中外備悉，佛為法師，無所遺忘，所當施行，自足可知。我亦已老，年且八十，形如故車，無牢無強，吾本說，生死有時，無生不終。極上有天名不想入，其壽八十四千萬劫，彼亦有死。是以佛起經於天下，咸示泥洹大道，以斷生死之本。我今都為有身作錠令身歸，為法教錠令法自歸。彼何謂錠？何謂自歸？謂是專心在四志惟，一惟觀身，二惟觀痛，三惟觀意，四惟觀法，健制思念，斷不使想，是為一切作法教錠，當以自歸。吾為此已重說，如欲解者，當精進行中外戒法，必使如常。其有自歸，覺佛經道，皆佛子孫。今我委棄轉輪王位，為天下作佛，憂度三界，汝等亦宜自憂其身，以斷眾苦。」

彼避雨時，補繕衣畢，佛請賢者阿難，俱至維耶離，受教即行。既到止猨猴館，行乞食畢，滌鉢澡洗，又與阿難俱，到急疾神地。佛言：「阿難！維耶離樂，越施亦樂，今此

天下，十六大國，其諸郡邑皆樂。熙連然河，多出黃金，閻浮提地，五色晝，人生於世，以壽為樂。若比丘比丘尼，知四神足，是為拔苦，多修習行，當念不忘，在意所欲，可得不死，一劫不啻。如是阿難！佛四神足，已多習行，專念不忘，在意所欲，如來可止一劫有餘。」佛重說是至再三，時，阿難意沒在邊想，為魔所蔽，曚曚不悟，默而不對。佛言：「阿難！汝去到一樹下，靜意自思。」即受教一處坐。

時，魔波旬來曰：「佛意無欲可般泥洹，教誨已周已訖，可滅度矣。昔者佛遊傴留河上，解說諸老曰：『吾為佛，雖得自在，不貪久住，非謂今也。所度亦畢，可般泥洹。』」佛報波旬：「吾所以至於是未滅度者，須我眾比丘及比丘尼，令皆智慧承用經戒，勸請未入，使學者成，亦以須我請清信士及清信女，令得智慧承用經戒，未入者入，受法者成。如是波旬，吾以待此四輩弟子，皆得法意，展轉相教，解諸童蒙，使學成就，是以至今，未滅度耳。」魔曰：「可足時已畢矣。」佛言：「汝默，如來不久，是後三月當取泥洹。」魔心乃悅，歡喜而去。佛即正坐，定意自思：「於三昧中，不住性命，棄餘壽行。」當此之時，地為大動，空中清淨，佛之光明，徹照無窮，諸天神來側滿虛空。佛從定覺，自說偈曰：

「無量眾德行， 有為吾今捨，
近遠應度者， 已度應度者。」

賢者阿難，心驚毛豎，疾行詣佛，稽首畢一面住，白佛言：「甚哉世尊！地動乃爾，是何因緣？」

佛語阿難：「凡世地動，有八因緣。何等八？天下地在水上，水止於風，風止於空，空中大風有時自起則大水擾，大水擾則普地動，是為一也。有時得道沙門，及神妙天，戒德隆盛，欲自試力，手按少地，則普地動，是為二也。若始菩薩，從第四天，下入母胎，明哲慈意，欲見道化，開發愚曚，乃放神光，震動天地，令梵釋魔沙門梵志一切見明，是為三也。若菩薩生出母胎時，德感諸天，淨無雲曀，神光遠照，則普地動，是為四也。至於菩薩得無上道正真佛時，普地大動，天神四布，稱揚佛名，是為五也。及已作佛，初大會時，法輪三轉，天人則解，此彼菩薩，昇成大道，光明遠照，時普地動，是為六也。佛教將畢，欲棄壽行，不住性命，乃大放光，勸發天人，則普地動，是為七也。如佛眾祐，臨當棄身般泥洹時，明無不照，天神參至則地普動，是為八也。」

阿難言：「今佛已為捨性命耶？」

佛言：「已捨。」

阿難曰：「昔聞佛說：『若有弟子，知四神足，多修習行，專念不忘，在意所欲，可止不死一劫有餘。』而佛道德，過殊於此，亦不可久止乎？」

佛報阿難：「今汝言之，豈不過耶？吾與汝言四神足者，乃至再三；而若徑默，沒在暗昧，不發明想，為魔所蔽，而復何云，具佛所說，言一出口，寧自違乎？」

對曰：「不也。」

「如是阿難！夫不智者既自發言而追違之；我無是也。」

阿難垂涕曰：「亦何駛哉！佛取泥洹，一何疾哉！世間眼滅。」

彼時，佛勅賢者阿難，請維耶離國猗行比丘。受教即請，悉會講堂，稽首畢一面住。佛告諸比丘：「世間無常，無有牢固，皆當離散，無常在者，心識所行，但為自欺，恩愛合會，其誰得久，天地須彌，尚有崩壞，況于人物，而欲長存？生死憂苦，可厭已矣！佛後三月，當般泥洹，勿怪勿憂。且夫一切去來現佛，皆從法得，經法且存，但當自勉勤學力行，持清淨心，趣得度脫，心識情休，則不死不復生，亦不復走於五道捨一身受一身也。五陰已斷，乃無飢渴寒熱憂悲苦惱之患。人知正心，天上諸天，皆代人喜，當以降心柔弱自損，勿隨心行，心之行無不為，得道者亦心也。心作天，心作人，心作鬼神畜生地獄，皆心所為也。從心行得起諸法，心作識，識作意，意轉入心，心也者取為長，心志為行，行作為命，賢愚在行，壽夭在命。夫志行命三者相須，所作好惡，身自當之；父作不善，子不代受，子作不善，父亦不受，善自獲福，惡自受殃。今佛為天上天下所尊敬者，皆志所為，是故當以正心行法，唯行法者，能現世得休，現世得安，宜善取持諦受諷誦，靜意思惟，然則我清淨法，可得久住，可以愍度世間眾苦，道利綏寧諸天人民。

「比丘當知！何等為法？謂是四志惟、四意端、四神足、四禪行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、八道諦，如受行可得解脫，令法不衰。

「彼何謂四志惟？惟內身循身觀，惟外身循身觀，以內外觀，分別思念，斷癡惑意；惟

痛之觀，及意與法，皆如初說。

「何謂為四意端？已生惡法，能即斷却，治性精進，自攝意端；未生惡法，制使不起，治性精進，自攝意端；未生善法，即能發生，治性精進，自攝意端；已生善法，志立不忘，能使增踰，精進意端。

「何謂為四神足？思惟欲定，以滅眾行，具念神足，其欲不邪，不取無捨，常守清行；惟精進定，惟意志定，惟戒習定，皆同，文如初說。

「何謂四禪？棄欲惡法，但念但行，志樂無為成一禪行；念行已滅，內守一心，志在恬靜，成二禪行；惟觀無婬，心安體正，分別見真，成三禪行；已斷苦樂，無憂喜想，意已清淨，成四禪行。

「何謂五根？一為信根，意向四喜；二為精進根，治四意端；三為念根，念四志惟；四為定根，思四禪行；五為智根，見四真諦。

「何謂五力？一為信力，喜意不壞；二為精進力，常能健制；三為念力，得志惟觀；四為定力，禪意不亂；五為智力，以道自證。

「何謂七覺？志念覺意，法解覺意，精進覺意，愛喜覺意，一向覺意，惟定覺意，行護覺意。

「何謂八道？正見、正思、正言、正行、正命、正治、正志、正定，是為度世清淨之法」

彼時，佛請賢者阿難，俱至拘利邑，即受教行。佛樂維耶，過國中出城門，迴身右轉視門而笑。賢者阿難即整衣服，右膝著地，長跪問曰：「自我得侍二十餘年，未曾見佛行以無緣；如迴身視門而笑，是何因緣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如是。阿難！佛之儀法不妄迴身虛而笑也。是我最後見維耶離，故視笑耳。」於是佛自頌曰：

「是吾之最後， 遊觀維耶離，
將遊彼泥洹， 不復受有身。」

有異比丘，亦讚頌曰：

「佛稱此末後， 身行極於斯，
若遂淪清虛， 於何覩聖來？」

佛與阿難俱到拘利止城北林樹下，告諸比丘：「當護淨戒，當思定意，當解智慧。夫以守戒，有定慧者，成大德致豐譽，永離貪婬、瞋恚、愚癡，可得應真，欲以現世望正度者，當加自解，令盡是生，入清淨道。已如應行，乃自知身，後不復受。」

佛復請賢者阿難，俱之健持邑，止城北樹下坐。告諸比丘：「當守淨戒，思惟定意，求解智慧。守淨戒者不隨三態，惟定意者心不放散，已解慧者去離受欲，行無罣礙。有戒定慧，德大豐譽，又離三垢，終得應真。欲以是身望得正度，當勤求解，令盡是生，入清淨道。作如應行，乃自知滅，後不復受。」

佛又與阿難俱，過掩滿邑，及出金邑、授手邑、華氏邑，至善淨邑。處處為弟子說此三要：「曰當護戒，當思定，當解慧。守此三者，德豐譽大，消婬怒癡，是謂正度。已有戒心則定心成，定心已成則智心明，如染淨潔受色明好，有此三心則道易得，但當一意勤身求解，令盡是生已入清淨。行如應者，自知極此，不復受生。若不能具戒定慧行，欲度世難。有此三者意自開解，坐而思惟便見五道——天上、人中、地獄、畜生、鬼神——分明，悉知眾生意志所念。譬如溪水清，其中沙礫，青黃白黑，所有皆見；得道之人，但心清故，所視悉見，欲得道者，當淨其中心。如水渾濁，則無所見，持心不淨，不得度世。師所見說，弟子當行，師同不入弟子心中，就正其念，念意端者道自得矣。」

佛已樂善淨，又請賢者阿難，俱之夫延邑，止城北樹下坐。脯時，阿難從燕坐起，到佛所稽首畢，叉手問曰：「倉卒欲知地動幾事？」

佛語阿難：「有三因緣：一為地倚水上，水倚於風，風倚於空，大風起則水擾，水擾則地動。二為得道沙門及神妙天，欲現感應故以地動。三為佛力，自我作佛前後已動，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無不感發，天人鬼神多得聞解。」

阿難歎曰：「妙哉！佛為無倫，以自然法無不感動，至德至道巍巍乃爾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如是。阿難！佛德不小，乃從無數劫積累功德，奉行諸善自致作佛，有是神妙自然法化，一切知一切見，無不入無不化。憶念我昔以慈悲心，若干百千人，天下諸王君子眾，化住相見，隨其像貌為安慰說經道，周流教化使得善意。如是現化，遍於八方，隨其國俗服飾語言，相其人行何法、知何經，而為演說授以正道，樂義言者為設典教，解道理者為說上要，堅立其志已而捨沒。設王君子莫知我誰，後皆耽味敬承法化，是為佛之清妙自然法也。

「又我，阿難！得佛力遍入現化以佛儀法，入沙門眾為之師導，已後化入梵志之眾。又居士儒林異學，隨其被服聲音語言，授與經道一切成就，為錯橫法，已而捨歿，子曹皆受我教而莫我知，是佛之難有自然法也。佛亦上入第一四天王，遍上第二忉利天，第三焰天，第四兜術天，第五不憍樂天，第六化應聲天，周印魔；又上第七梵天，第八梵眾天，第九梵輔天，第十大梵天，第十一水行天，第十二水微天，第十三水無量天，第十四水音天，第十五約淨天，第十六遍淨天，第十七清明天，第十八守妙天，第十九玄妙天，第二十福德天，第二十一慤淳天，第二十二近天，第二十三快見天，第二十四無結愛天，我皆周遍若干百千人。是諸天隨形貌與相見，樂清淨者為說清淨，達道意者勸使布化，在清人者立以大，其解法情即授以要，誘勸導利化使得道訖輒捨歿，彼諸天輩莫知我誰，是佛之難有自然法也。上餘四天皆無形聲，故佛不往：第二十五空慧入天，第二十六識慧入天，第二十七不用慧入天，第二十八不想入天。

「如是阿難！佛恩廣大無不成，慘然而難值，佛出世間如漚波羅華時時有耳，佛所說法亦難聞聞，已聞經法當受護持。護持云何？我滅度後若有比丘言：『我見佛口受，是法、是律、是教。』然其言說不近不經而虧損法，當持法句經所言、律所見，為解說之。若經不入與法意諍則當諫曰：『賢者且聽，佛不說是，吾子妄受；與法意違，非法非律，不如佛教，當知棄是。』若有比丘言：『我所止得，依聖眾有法戒者面受，是法是律是教。』然其言說，不近不經虧損正法，當持法句經義、律語，為解說之。若經不入與法意諍則當諫謂：『賢者且聽，比丘眾者知法曉律。此非法律，吾子妄受，不應於經與法意違，不如佛教，當知棄是。』若有比丘言：『我面從耆舊長老者口受，是法是律是教。』然其言教不近不經虧損正法，當持法句經義語，為解說之。若經不入與法意違則當諫謂：『賢者且聽，耆舊長老知法曉律，此非法律，吾子妄受；不應於經與法意違，不如律教，當知棄是。』若有比丘言：『我得近賢才高明智達福慧眾所宗事面從受，是經法律教。』然其言說不近不經虧損正法，當持法句義解說之。若經不入與法意諍則當諫謂：『正賢者且聽，賢哲高明曉法律，此非法律，吾子妄受；不應於經與法意違，不如教佛，知棄是。』

「又復阿難！若有言：『我得從佛受是法語。』而其言謬不合經法；若有言：『我從依聖眾奉法者受。』而其言謬不合經法；若復言：『我口從耆舊長老受是。』其言錯謬不合經法；若言：『我從賢才高明智大福慧面受是語。』而其言非、不合經法；當舉佛語以解曉之，趣使其人入經承律，以為詳說佛經法教，聖眾所承，長老所明，賢才所識，賢者諦受，如律教無得諍。當知持是四。若彼，阿難！有是四暗，虧損正法，當為分別，令棄邪媚受四正意，是為受持護法者也。其不承經戒者，眾比丘當黜之，稊稗不去害善穀苗，弟子不善壞我道法，當相檢校，無得以佛去故不承用教。世有沙門，奉行經戒，則天下得福，天神皆喜。若聞在所有明經比丘、長老比丘、新人學者，當從諮受，如是則清信之士、清信之女，樂供衣、食、牀臥、疾藥。比丘同道，不可不和，其墮地獄三惡道者，皆不和故耳。比丘不可轉相形笑言：『我知經多，汝知經少。』知多知少，各自行之。言說應經者用，不合者棄，是佛所說，比丘所受，必善持之。若令如後，凡講論經，當言：『聞如是。一時佛在某國某處，與某比丘俱說是經。』若其經是，不得苟言非。佛所說，相承用，如是者比丘法可得久住。」

彼時，佛請賢者阿難，俱之波旬國，弟子皆行。佛以樂夫延，歷城中去，到止城外禪頭園中。波旬豪姓有諸華氏，聞佛來到皆出作禮，稽首畢一面坐。佛告諸華氏：「智者居家，恭儉節用，所奉有四，用得歡喜。一為供養父母妻子，二為瞻視人客奴婢，三為給施親屬知友，四為奉事君天正神沙門道士。是謂知生全身安家，得力得色，富足名聞，死得上天。」佛為諸華氏，說法正化，若干要語，皆歡喜去。有華氏子淳，獨留，起整衣服，長跪白佛：「欲設微食，願與聖眾，俱屈威神。」佛以慈哀默而可之。淳喜為禮而歸，調作濃美，嚴飾室內，晨敷牀座畢，行白佛：「食具已辦，唯聖知時。」佛與弟子，俱到其舍，就高座於眾前坐，淳手自斟酌，奉鉢致漿。有惡比丘，已欲取器，佛知之，淳念聖恩，善意供養，行澡水畢，取小牀坐佛前，說頌問曰：

「請賢聖慈智， 已度到彼岸，
法御為折疑， 將幾沙門輩。」

佛告淳：「沙門有四，當識別之。一曰行道殊勝，二曰達道能言，三曰依道生活，四曰為道作穢。何謂殊勝？佛所說法，不可稱量，能行無比，降心能度，憂畏為法，御導世間，是輩沙門為最殊勝。何謂能言？佛所稱貴微妙之法，體解其情行之不疑，亦能為人演說道跡，是輩沙門，為愍能言。何謂依道？念在自守，勤綜學業，一向不迴，孜孜無倦，以法自養，是輩沙門，為知生活。何謂作穢？恣意所樂，依恃種姓，專為穢行，為

眾致議，不敬佛語，亦不畏罪，是輩沙門為道作穢；凡人見聞，將謂在道，學淨智者，如此而已。當知是中，有真有偽，有善有惡，不可齊同以為一也。彼不善者，為賢致謗，是故佛律，黜夫惡者，譬如苗中生草，不去害禾。世多此輩，內懷穢濁，外如清淨，若知福者，信心奉道，終不為彼起恨想也。識善之人，修己遠惡除欲怒癡，故得道疾。」佛說已，淳歡喜。